



□王贵如

编者的话

3月25日起,反映青海省三江源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五集大型纪录片《我住江之头》,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个频道热播。该片用鲜明的主题、新颖的角度、生动的故

事、优美的画面诠释了三江源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一经播出,便掀起了观看热潮。本期“影视”专版,特邀青海省数位作家、影视评论家对该片进行多角度阐释,带领读者深入解读、感受《我住江之头》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

三江源的影像叙事和文明礼赞

《我住江之头》主题鲜明,内容饱满,角度新颖,画面精美,是一部不可多得

的优秀纪录片作品,也是“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一部典范之作。一经播出,便形成了万众瞩目的收视热潮,赢得了良好的观众口碑和热烈的话题效应。

写实主义、现实精神和纪实性的具象叙事一直是纪录片的美学特征。写实是纪录片最主要的特点,也是观众对纪录片最大的期待。《我住江之头》以平实的观察视点、细致的记录过程,真实、完整、立体地展现了地处青海高原腹地的三江源的自然之美、生命之美、文化之美,记录和呈现了三江源地区人与自然尤其是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和友好状态,热情地讴歌了各民族群众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关爱生命、爱护家园的高尚情怀和感人事迹。

纪录片虽然与故事片有着真实与虚构的本质不同,但借鉴和采用戏剧化的叙事策略记录和反映生活则是其常用手法。故事化的纪录片素材结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从始至终表现一个完整的故事,另一种则是运用多个小故事表现一个主题。《我住江之头》采用的是第二种方式,即每一集都讲述一两个或三四个小故事,以小故事交叉的板块式结构来打破传统叙事中按照时间顺序线性叙事的格局。事实证明,对故事性的孜孜以求,不仅没有妨碍该片所要表现的主题,反而使得片子更灵动,更丰满,更能激发受众的观影热情,调动受众的观影兴趣。

除第一集《生命》以外,其余各集的故事都与人类有关,且由一系列相对连贯

的情节构成。发掘个人行动的独特性、情节性,并将其发展成一个故事段落,再由几个故事共同构成单集主题,成为《我住江之头》组织叙事的有效手法。我粗略地算了一下,该片讲了不下十个故事,这些故事几乎涵盖了牧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与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限于篇幅,我不能对这些故事一一展开分析,只举其中的两个例子吧。其一是吴永林二十年如一日地在青海湖畔守护普氏原羚的故事。《我住江之头》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了吴永林对珍稀动物普氏原羚的无限深情和悉心呵护,并将其救助、保护普氏原羚的历史追溯自然顺畅地穿插于整体叙事之中。当吴永林直面镜头,不无动情地讲述自己保护普氏原羚的感受时,那种发自肺腑的真挚情感,那种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都让观众为之动容。吴永林,这个野生动物守护神的形象,由此而深入人心。其二是玉树藏族自治州昂赛乡牧民竞相学习自然摄影的故事。它犹如一部跌宕起伏的电影,从长江之头的照片拍摄,到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摄影展;从蜚声海内外的野生动物摄影家奚志农,到拍出许多优秀摄影作品和珍贵画面的牧民摄影师,一场与自然、生态联系紧密的自然摄影队伍及其创作活动,最终收获了无数感动。无须神采飞扬的编创或是演技精湛的职业演员,这些真实故事的出现已足以撼动人心。摄影培训班上年龄最小的英平康卓全神贯注听讲的神情,特别是她在作品获奖后喜极而泣的特写镜头,更为

该片影像叙事大大增色。

《我住江之头》的拍摄是有很大难度的,难度不仅表现在拍摄环境的艰苦、拍摄范围之广大,也不仅表现在野生动物出没无常,对它们的拍摄往往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和等待,同时还表现在对拍摄对象遴选和磨合的坎坷艰难上。该片的拍摄用了五年时间,五年,一段不算短暂的日月。其间,摄制组与拍摄对象一起生活,建立了亲密的朋友关系,为后续的拍摄奠定了相互信任的感情基础。我从片子中人物神态的自然、表达的从容以及各种野生动物的自由不羁,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记录主体在拍摄过程中所秉承的“不干预”(对拍摄对象)原则和所坚持的主位(对象主体)叙事立场。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在纪录片的创作主体和播出渠道更为开放、多元的融媒体语境下,《我住江之头》的创作者依旧将纪录片视为社会的文化标杆,“国家的家庭相册”,始终坚守文化使命和专业品质,坚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和作风,努力创作出受众喜爱的具有传播力、影响力的纪录片作品。在我看来,这种追求,这种努力,才是该片实现突破、凤凰涅槃的根本所在,也是最值得从事纪录片创作的同志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片名《我住江之头》清丽含蓄,耐人寻味。如果说,宋词中的这个“我”,只是“日日思君不见君”的小我,那么,纪录片中的“我”,则显然是包括“江之头”所有植物、动物和人在内的大我了。

□马钧

受看的一部纪录片

作为一部好看的纪录片,《我住江之头》在思想的立意上,毫无疑问体现了正确的生态理念,用优美的画面,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心声。但要赢得更为广泛的口碑,它还要在讲故事的方式上,在画面的剪辑、设计上,在所表现的内容上,要出彩,要有新颖的东西。这样它才有可能吸引观众的眼球,让他们在观影过程中生怕眨了眼睛,而错过了精彩的镜头。

这些年,看了不少反映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纪录片,真是大饱了眼福。如果不是有摄影团队不辞辛劳,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拍摄大量无人区人迹,高海拔地区的珍贵影像,一般的观众恐怕一生都无缘见识到雄奇的山川,常年积雪的山巅,遥远的江源清流,更别说去见识那些高原地带的珍稀动物、飞禽、奇花异草。这部纪录片的影像品质,头一个就是它的珍贵和罕见。像第一集《生命》里有关水獭母子觅食、活动的记录,白腰雪

雀打斗的场面,稀见的白化喜马拉雅旱獭,以及以往我们不易见到的雪豹、赤狐这些动物的影像。它在展示这些动物的过程中,又会带着生态环保普及的理念,把相关的知识解说给观众,也把故事巧妙地穿插其中。在记录的时间性上,该片导演很留意把最切近、最新的事实,传达给观众。像第三集《共生》里,在讲述大型电网工程进入三江源的故事时,浓墨重彩地介绍了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为了给草原上的大鸺筑巢提供便利,想出了在输电线路的塔杆上架设人工鸟巢,加装绝缘套的良策。这个短短的故事背后,折射出人与自然之间,既有矛盾冲突,又有化冲突为和谐的时代智慧。第五集《永续》则介绍了白玛智美作为牲畜意外死亡保险理赔协理员的最新工作。第四集《生活》,把玛沁县拉加寺僧人制作坛城沙画的完整过程——从采集五色花青到研磨矿物颜料,再到精心制作坛城沙画,每一个环节步骤,都在帧帧惜墨如金的画面呈

现中,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记录。要知道,作为藏族文化智慧象征的坛城,不仅在涉藏地区意义非凡,就是在世界上,远的不用说,坛城曾经深深影响了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他不止一次地绘制曼陀罗,以至于深刻唤醒了他内心的本真,深化了他的心理学研究。

这些年,电影叙事的语法已经在大大地与时俱进,特别在故事的叙述长度上,吸收了网络语境下的叙述长度,像《我和我的祖国》这类影片,就是把若干个短小的故事,集纳成不同的叙事单元。它既符合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短时注意的观影习惯,又在有限的时间里,把不同的故事内容带给了观众。本片就是每集讲四五个长短不一、既相互独立又暗相关联的故事,通过巧妙的剪辑,又在每集的后半部分,回应、关照前面的每个故事,首尾衔接,如蛇衔尾。

该片的女性声线旁白,还有配乐,都增添了该纪录片的亲和性和感染力。

□李皓

客观的呈现和温情的表达

《我住江之头》首先是一部少见的以三江源地区野生动物和自然生态为主题的自然类纪录片,出现在影片中的多少野生动物生活情态,都是以以往很少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精彩场景,这种场景的影像表达,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了野生动物生存状态精彩和大自然的多元曼妙,同时也让观众不得不为导演和摄影者的观察、坚守和创造而发出啧啧惊叹,这是导演和摄影者功力的体现,必须承认,所谓功力,指的不仅仅是技巧,而是创作者素养和能力的全面体现。

有趣的是,在导演和摄影者完成对三江源野生动物影像记录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赋予了这些野生动物以人性的光辉,出现在《我住江之头》中的野生动物,不仅有情、有爱,还有愤怒更有思考,导演和拍摄者在尽可能地尊重和还原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同时,用拟人化、情境化的表达拉近了受众和三江源的距离,从而让三江源这片在大多数人眼中极为高寒冷峻的严酷之地,充满了温度和亲近感,这是一种成功的创意。

除此之外,《我住江之头》最令人感动的地方,还是对人性的表达,出现在这部影片中的人,既有外来者,也有常驻者,既有当地的牧民,也有为了这片土地的安宁乃至人类命运的赓续发展无私奉献的人,当文明发展到今天,当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环境的恶化,而对人类的命运发出担忧的时候,这些人在三江源的种

种奋斗,便成为一种有着某种启示作用的社会事件,我想,只有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件,才会让你摆脱视觉美感的纠缠,变得冷静下来,只有引发了更多的思考,《我住江之头》才会有思想的深度和哲学的广度。

艺术规律告诉我们,就影像创作而言,绝对无法实现完全的主观,当然也不能实现完全客观,完全的客观谈不上艺术,完全的主观则谈不上影像的记录,如何平衡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是对导演和摄影者巨大的考验。

纪录片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摄像,在新闻摄像中,摄影者有可能因为过度地强调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而丧失了个性的表达和个人的立场,从而使得这样的影像记录,成为对某种任务的执行,成为一种事件的证据。而《我住江之头》显然不同,虽然出现在这部纪录片中的所有的人物和动物的故事都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可是这些人物和故事,无不是经过导演和拍摄者的筛选和提炼过的,这种在不破坏人物和故事真实性的原则下进行的筛选和提炼,即是创作者心灵世界和主观意图的反映,同时也是对三江源精神世界的升华和展现。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设立,是青海乃至中国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顺应着时代的发展,三江源地区的群众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



坚持生态优先,赋予了传统的高原文明以新的内涵。

因此,《我住江之头》并没有把视角和镜头,对准三江源独特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封闭、落后、高远、偏僻,而是着力展现三江源地区的群众在时代前进的潮流中,对于生态保护的自觉担当,着力展现三江源地区的群众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生产力的清醒认知,着力展现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三江源地区的群众与世界接轨,与时代同步,创造历史的勇气和决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我相信,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所有的技术或许并不重要,影像的意念清不清楚,才是衡量一部纪录片高低优劣的具有决定性的标准,我想,只有将一部纪录片放置在纪录片发展史中去衡量,才能看出创作者的风格和立意,才能看得出这部纪录片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才能觉察出它究竟见证了什么,时间或许可以在不久的将来,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



(本版图片均由《我住江之头》摄制组提供)

□詹斌

地理坐标与现实图景

显而易见,五集大型纪录片《我住江之头》的创意来自宋代词人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片名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明确告诉大其拍摄着眼点和地理位置,而“江之头”隐没了并未出现的“君住长江尾”的外延,这里的“江”并非仅指长江,而是“三江”,导演其实更想展示的,是我在“三江”源头与全国及世界的重要联系,以及我在“江”之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努力践行与未来前景。

从“生命”基点出发:人与自然的环境渐次展现。“生命起源于水,文明起源于江河。”纪录片开篇一语中的说出了生命与文明的秘密,点出了其初始的源头,并自然引出“三江源”的自然与人文叙事。

第一集以《生命》为起点,讲述了生活在三江源的“江河水质指示性物种”水獭,以及斑头雁、黑颈鹤、旱獭、藏羚羊、藏狐、白唇鹿等野生动物。拍摄野生动物纪录片《荒野至上》的顾莹莹是具有摄影师身份的导演,准确地捕捉到这些动物的生活场景及习性,拍摄画面镜头非常珍贵、难得。在30多万平方公里野生进发、高原生物多样性集中的三江源,导演以宏阔的视野拍出了豹的矫健、獭的灵敏、鹤的优雅、狼的狡诈、羊的机敏……除了可爱的野生动物,在这一片广袤的地区,还生活着近60万民众,他们遵循着万物兴衰的生命法则,与野生动物和环境自然相互作用、交融发展,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交响曲,直接承担着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正如纪录片中所说:他们的生活“时刻影响着大江大河的命运,进而也时刻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和谐共生的知行已深入江源。“共生”是第二、第三集的片名和主题,其实,这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指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的关系,缺一不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具有特殊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的三江源,和谐共生、相互依存更具有典型且重要的意义。面对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等迫切危机,在历史久远发展的现实环境与多年的教育引导,我们看到在镜头下,牧民丈量冰川、给流浪的藏棕熊投放食物、给藏羚羊迁徙让路、设立保护区、救治普氏原羚、给大鸺建巢等,特别是纪录片独家呈现的人工繁育雪豹的成长历程、全球第一例雪豹白内障手术等等,无不让人感叹并心生崇敬。

我们知道,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人与动物和自然环境就不可分离,但由于生存、认知、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一段时期总是此消彼长。特别是人作为

溯探
三江之源
共生之道



总导演 秦晴

导演 顾生 奚志农 旦真旺甲 李晨

出品人 顾海峰 郭新

总策划 任金 李晔

总监制 李庆强

监制 马勇 梁江涛

总制片人 王来生 顾占伟

制片人 贾振海 郭恩利

播出平台: CCTV-1 综合, CCTV-4 国际频道, CCTV-9 纪录, CCTV-10 科教, iQIYI 爱奇艺

出品: 澜海传媒

联合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出品: 澜海传媒

近半个世纪以来,对于三江源头的文字描述和影像呈现,以多种表现形式、层层叠积,已然形成了文化的冰川雪峰景观。其间,探秘的、警示的、抒情的、沉思的、专业的、专题的、特写的……不一而足,佳作频出。时至今日,如何再叙三江源,并以某种新的视角和质感触发现者,是要颇费思量的。

《我住江之头》的过人之处,首先在于将人文的情感表达作为引导,深深地通过叙事脉流,从而鲜明地与纯粹科普类的叙事做出了区别。全片总题采用了“我”,然而在第一集《生命》中着力呈现的是生命初创般天地鸿蒙混沌初开的地理景观。当然是从冰川冰柱冰凌冰雪世界开始,引发出乳汁般滴落、汇流、奔涌的孔雀翎羽般的江源奇观;进而水獭、藏狐、鼠兔、喜马拉雅旱獭、黑颈鹤、高原狼、雪豹……诸多蹄类鸟兽纷至沓来,通过镜头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类似人类童年时期的天真快乐。编导、摄像、配音都采取了平和、平静、平视的姿态和语调,调取这些世居江之头的“我”的种种生命形态和行为状态,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灵境界浑然而出,从而不动声色地表达出了在不同的物类文化中出现的共情性主题:比如,物我同一,人法天地,崇敬自然的理念。在此,“我住江之头”之中的“我”,深深地犁开了人类情感和文化时空界限,成为超越物种和时间的一声感叹,调整着我们近乎固化的“万灵之长”的执念,而具深意。

之所以这样表述,是因为人始终是自然的一部分,始终是自然之子。如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在自然环境中做出最为合理的生存发展的模块,在科技水平日益精进,社会经济发展压力巨大的今天,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住江之头》:这部着力表现江源世界的纪录片就是引导观众思考“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要去何处”的哲学问题。影片的叙述具有情感温度,而正是这些遍布全片的故事和场景,融入和融化化地铺以上大命题做出了艺术的表达。比如,独眼藏羚羊辛苦哺育五只幼狐的故事,比如藏羚羊在高寒极地产仔求生的场景,既是生命之“我”的颂词,也是唤醒我们情感记忆的触发器。影片讲述雪豹的故事,层面丰富。客观呈现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王者的矫健和无力,称得上涵有生命张力的思考。由天地、由江河、由飞禽走兽繁花茂林,而至人类,《我住江之头》找准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位和万物生灵之间的关系,清晰地显现出“人类和生命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一直处于共同进化的历史过程中,这个过程并没有随着人类物种的起源而结束,而是持续到现在。历史撰述不应忽视这一过程的重要和复杂性”(见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这一事实。

《我住江之头》正是沿着“环境因素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反作用并影响人类社会变化进程的方式方法”和“人类思想的历史以及人类的态度模式如何激发了影响环境的行为”三个台阶推进。《我住江之头》的价值和意义,既是关乎当下,又是涉及长远的。在这样的视角下,“我”的内涵和所述都得到了极大掘进和拓展,其实就是万物共生的诗意描述和生态理念的刻显。在这种理念下,片中关于江源藏族的生活描写和生命观念的认识,无疑是人类对于自然环境深度认识的一种反映。而生态管护员吴永林与他所救助的普氏原羚之间的动人故事,三江源牧民摄影师对于万物生灵持久的观看和观想,无一不是人类更加积极地调整自我行为以利于生态的行动。《我住江之头》聚拢藏羚羊等动物对于铁路、隧道等人设设施,从畏惧到熟悉,再到依然以主人的姿态穿越,是现代复杂条件下人类与动物在大野交集的现实表达。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这是情感表达,也是事实表述。以更加宏大的视角观之,可以说,你我都是江之头的“我”,也是江之尾的“君”;三江源既是青海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讲述江之头的故事,就是在讲中国故事和人类故事。我们同在一块生命记忆版图内,也在共生奔涌的生命创造中;江源之水孕育灿烂生命,承接星宇的动力催促我们前行。

□郭建强

谁三江源头的我